



35

## 离开人类的第一步

这一夜，梦境不断，我梦见格林投入狼群，在众狼的呵护下学习狩猎、学习生存。又梦见格林还在我身边，如同幼时一般调皮嬉戏啃咬我的手指头……突然又梦见格林因带有人的气息为众狼所不容，被狼群追逐撵上悬崖，咚的一声闷响像块石头一样坠落山谷，重重地砸入我怀中……不对！这沉重的闷响声如此真实，痛感也如此真切。我“啊”的一声惊叫，激出满头冷汗，惊恐地睁开双眼！亦风也被惊醒了，这才发现两人竟然都靠在窗边睡了一夜。窗户没关，眉毛上头发上全是白霜。窗户上扑腾着一个狼脑袋，伸长舌头大口大口愉快地哈



格林回头望了一眼，他凝视月光虚幻的山上曾经的家園，心里涌动着生离死别之情。终于，他从深深的雪中拔出一只前肢，迈出了离开人类的第一步……

着气，竟然是昨晚消失的格林。

“这家伙怎么又回来了？”亦风乐了，捡起格林扔进窗户的Morning Call，这可是有史以来最大的一块石头啊。亦风把石头对着初升的阳光照了照：“你哪儿找来的啊？”

格林粉红的舌头像玫瑰花瓣儿一样快乐地抖动伸展着，嘴角微微上翘，眯着眼睛狼笑了一下，很是得意。他退后几步，从窗户跳了进来，抱着我们又亲又咬。

“臭小子，我还以为你走了呢。怎么搞的？面试没通过？”我又喜又忧用力摸着格林的脊背，检查这次有没有什么伤口，一切看来似乎很好。这家伙狼鬃越长越长了，没事儿还老爱在雪地上打几个滚擦擦毛，起来抖一抖像个狮子似的，得瑟！

“你看，你看，真是个好东西！”亦风摆弄着这块金黄色的石头，“活像一座山的模样，对，像狼山，这里是狼洞，旁边有棵树，太像了！”

我凑过脑袋看，果真有点儿那意思，整个石块呈不规则三角形，左下方是一个椭圆形洞穴的纹理，右侧一道长长的分叉纹理像一棵洞旁的孤树，拙朴抽象，越看越有味道。

“嘿，扔了那么多的石头，这块儿最经典！”我发自心底地赞叹。格林扬扬得意，抱着我俩的脸一阵狂亲，推都推不开，我们头发上凝结的白霜被他这一折腾扑扑簌簌掉了个干净，花白头发的两人瞬间恢复了“青春”。亦风把躺在地上的格林当大面团似的揉搓，而格林也很乐于享受这种粗鲁的爱意，揉到舒服处就浑身哆嗦。

亲热完，格林在屋里转了个圈，呼啦一蹦又从窗户里跳了出去。我和亦风好像看到久别的孩子一样高兴，擦擦一脸的狼口水，赶紧收拾几样随身器材跟了出去。

我几天前拖回来的死羊已经只剩骨架了，结了一层霜雪，旁边错综复杂的狼爪印和零星散落的几颗狼粪，显示着昨晚狼在这里聚餐了。格林来到死羊前马马虎虎嚼了两口残余的肋骨咽了下去，径直往狼山走去，好像叼着早点匆忙赶路的上班族。

窗外的雪地上有格林昨晚留下的一路清晰的爪印，这爪印一直向前跑了接近两百米，到了另一个大爪印跟前，杂乱地旋转了几圈。这应该就是昨晚那只最后召唤他的老狼的爪印吧。之后两个爪印一前一后往狼山方向跑去。我们有心跟着狼爪印侦察一番，看看他们昨晚到底去了哪里，于是跟着痕迹一路走了下去。

两行狼足印且行且停，老狼的足印悠悠缓缓，格林的足印兴奋跳跃，很多次急冲向前又回过头来等待老狼的足印，有时候两行足印像跳交谊舞一样围着转上几圈，有时候雪上又留下一大片打滚嬉戏的痕迹，足迹很快没入雪线之下再无法跟踪了。昨晚这里到底发生了什么？这些只闻声音，不肯现形的神秘狼伙伴哪里去了？狼群对格林的态度到底如何，为什么又让他独自回来了？是狼群驱逐了他，还是格林已经习惯了和人在一起？如果是这样岂不是麻烦了！我们历尽艰险陪他找狼群，狼群找到了，也集结了，而格林却放归不归。这到底是喜是忧？接下来我们又该怎么办？

亦风抬头望望正在翻过狼山的格林，亦风很想爬上狼山顶峰，去看看狼王的足印解除他昨晚的疑惑。我却一心扑在格林身上，一路跟着他往狼山背后翻去。我觉得跟着格林更容易发现狼踪。

我在狼山这么久还没有翻到顶峰的背面来看过，没想到这里的景致这么好！站在峰顶视野绝佳，任何风吹草动都逃不过狼王的眼睛。亦风架起摄像机把狼山景色一阵猛拍。格林却在山头专心致志地等待，他今天好像是有所为而来。他专注的神态似乎是要出猎，可是在这冰雪封冻的时候，还会有什么猎物呢？

太阳升出了地平线，我们静心等待了很久，山下的牦牛群渐渐靠近。格林盯着山下舔了舔狼嘴，转过头看了我们一眼，这一眼看得我心里直发毛，我和亦风突然有种不祥的预感——这小子不会打牦牛的主意吧？他应该去找狼群啊！怎么对牦牛群摆出了前所未有的狩猎准备状态呢？我紧盯着格林。格林看上牦牛不是一天两天了，也大着胆子跟牛群对峙过，可从来没有这样认真地从下山开始就时时观察、步



格林开始往山下进发，他选择迂回隐蔽的路线下山，目标的确是向着牦牛群去的。

步计划。连临行前的早点羊排都吃得不多不少恰到好处，既能够转化些许能量，又不会因饱食而影响速度。我越想脑子越蒙，如果是对付一只落单的牦牛还有几分胜算，眼前摆着的是多达百头的牦牛群，牛犊子又都在母牛的严密保护之下。狼极重视自己的生命，绝不轻易犯险，可这孩子咋想的？大清早把我们叫起来，难道就是为了最后看我们一眼就要去冒险？

格林开始往山下进发，他选择迂回隐蔽的路线下山，目标的确是向着牦牛群去的。

这是一片被薄雪所覆盖的草场，牦牛群认真而艰难地寻食草根，看见我和亦风扛着摄像机走近，牦牛群并不惧怕，只是抬头平静地嚼着枯草打量着我俩。格林却异常狡猾，利用牦牛都注意看着我俩的时机，悄悄接近牛群，躲在一处斜坡下，伸个脑袋定睛观瞧。通常狼在攻击之前都会衡量对方的实力，摸清猎物的底细，以确定要不要攻击，有没有机会攻击。虽然牦牛本就是狼的猎物之一，可眼下独狼与群牛力量悬殊，我还是希望格林能审时度势，打消这个疯狂的想法。亦风说：“我们把格林抓回去吧……”

话未落音，格林已从隐藏的斜坡后跃起，奔向最近处的一只离开母牛的小牛犊，一口咬在小牛犊的后臀上。牛犊大惊，“哞”一声叫唤着跳起，高踢后腿摆脱狼咬，格林借着小牛踢腿的力，趁势撕下一块皮肉，马上吞进肚子里。牛群一阵慌乱，一头白额头的母牛挺起牛角就向格林撞了过来。

“糟！”亦风大叫。格林迅速跳开，躲开白额头的致命冲撞，擦着牛蹄反身跃起，一口咬住牛尾巴，荡秋千一样甩到一边。这招估计失误，白额头扬起的后腿，狠踢一脚，格林惨叫一声，沙包一样横飞出两米多远，一声闷响落在雪地上滚了几转，溅得地上雪片乱飞。白额头挺角冲来，格林痛苦地扭曲着狼脸，翻身而起，咬牙奔出白额头的攻击范围。吓得我叫不出声，真是出师不利。

此时，牦牛群惊慌稍定，迅速结成圆形牛阵，把小牛犊全部拢在内圈保护起来，母牛在第二层，公牛在最外圈，牛角一致向外，牛蹄刨雪，愤愤地喷着鼻息，严阵以待。公牛们往远处张望，预防其他潜伏的狼发动突袭。

格林被踢得够戗，身子痛得弯成“C”型，他勉强挪到离牛群三十

余米远的地方，大口吸气平息痛感。我赶紧上前看他有没有被踢断肋骨。格林定了定神，回过头向狼山方向望去，若有所思。难道他还有后援？我愣了一下，也回头望去，却没看见任何东西。牦牛群同样紧张地四处张望。僵持观望了二十多分钟以后，牛群惊奇地发现没有其他“伏兵”，牛群转过头来，防备着眼前的的小狼，很诧异——这娃胆敢单刀赴会？！

格林慢慢平复着伤痛，再次用目光扫视了一遍来时路，眼神中蒙上一层失落。他深吸一口气一瘸一拐地向我走来，投来需要增援的眼神。他焦急地用脖颈靠着我，身体因为临敌的激动而有些颤抖。我心惊胆战地抚摸他的痛处，确认肋骨和腿骨无恙，连声劝说：“别去了，格林，太危险！”他仰头看了我一眼，似乎我的回答令他大大地失望了。可是有人类法则束缚的我怎么可能肆无忌惮地去帮他猎杀牦牛呢？我总不能对格林解释，他的口粮是人类的财产吧。

牦牛群用锐利的牛角聚成了箭林矛阵，即使是人也肝裂胆颤，谁看着百余只牦牛用尖角逼近还敢不要命地往前冲？“别去，听话好吗？”我近乎央求格林了，他终于领悟到我永远不可能帮他这个忙，他的眼里射出绝望和愤怒的光芒。他咬牙转身，像出膛的炮弹般把自己射出，穿过雪地，跨越土岗，向牛阵冲去。所经之处，地上观望的鼠兔仓皇逃进洞穴。格林的身影流星般朝前箭射，扬起厚厚的雪砂滚向远方。他眨眼就冲入了牛阵，在牛蹄的缝隙间左突右闪，直朝负伤的小牛奔去。

牛群没料到单独一匹小狼竟有如此勇魄，牛群奋蹄踩踏，慌乱的牛身互相碰撞，发出咚咚闷响，牛角挑在了自己同伴的身上。一时间，公牛的怒息声，母牛的唤子声，小牛犊的寻母声，牛声鼎沸。格林孤身穿越牛群，在纷乱牛蹄下险象环生，我吓得呼吸都快没了：“这不是找死吗？”

亦风强作冷静地调着摄像机：“我看未必，他是想冲乱阵形，好把小牛犊分离出来。”

的确，格林看似莽撞的冲突，其目标却有明确的指向性，小牛是不经世事而最容易惊慌的，一旦最中间的小牛惊慌逃窜出内圈，母牛就会不由自主地分散保护自己的牛犊，公牛也就围不成有效的保护圈了，格林这一招的确管用。圆形的牛阵马上乱作一团，冲入牛阵的格林跑到哪里，挤得密不透风的牛群就慌忙掉头朝向哪里，寻找那鬼影般冲入牛群

的杀手。牢不可破的牛墙反而成了大牛们转身最大的障碍，密密麻麻的牛头牛身相互顶撞牵制，牛角碰得噼啪作响。牛犊们在父母的挤压下更加惊慌失措，有的还被大牛踩踏了两下，负痛惨叫着连爬带挤逃出牛圈来，母牛们慌忙呼喊追着保护各自的宝贝，公牛一看保护阵形已乱，干脆向格林撞了过去。

风卷云涌之下，猛禽苍鹰凌空俯视草场上那惊心动魄的追猎场面——牛背涌动中，一条奔突的狼影时隐时现，忽而跃过牛角，忽而钻入蹄下，在低垂的苍穹下紧盯目标，奋力追猎。眼见负伤的牛犊已被分离出牛群，亡命奔逃，格林在负伤牛犊后面紧追不舍，白额头绝望地嚎叫着，奋力抢救幼犊，却始终赶不上狼的步伐。格林就要追上伤犊了，突然一只雄壮的黑牦牛斜刺里奔出，拦腰向格林撞过去！格林一惊，连忙蹬直后腿，腾空跃起，躲过黑牦牛的尖角，后爪在牛后颈上一踩，借力跳开，但公牛冲劲如此之大，格林踩踏不稳，落地极其狼狈，差点被惯性冲来的牛蹄踏碎狼头。

格林翻身冲上雪坡，惊魂未定。沉重的公牛爬不上来，在斜坡下气势汹汹地踩着牛蹄，威吓格林。同时，百余只牦牛像示威游行般，牛角一致向前，踩着牛蹄缓缓逼近，越慢越恐怖，带着令人窒息的压迫感，逐渐形成一个半包围，将我、亦风和格林围在中间。最近的牦牛离我们仅仅两三米远。亦风忐忑不安：“我们会不会遭围攻啊？”



一只雄壮的黑牦牛斜刺里奔出，拦腰向格林撞过去！

我环顾牛群，头皮发麻，挽过格林的脖子护着他慢慢后退。格林却并不接受我的庇护，抖抖狼毛毅然冲出牛群包围，跟走在前面的几头大牦牛缠斗起来。牛群的包围圈迅速转向，朝着格林逼近。格林快速后撤跑上一个陡坡，居高临下俯视牛群，继续采用狼最擅长的疲劳战术，不停地下坡逗引牛来冲击他，消耗牛的体力，一面伺机再分离牛犊。一个多小时不断地冲雪坡，把护卫牛犊的公牛累得气喘吁吁，毕竟这是人饲养的家畜，生活一直平静悠缓，虽然有着体型和数量上的优势，却哪里经历过与狼不断缠斗的巨大体力消耗。

远处隐约有了人声和犬吠，我和亦风生怕遇到牧民，赶紧上前夹住

狼脖子，连拖带拽地把格林拖离现场。格林喘着粗气，埋怨地盯了我俩一眼，心有不甘地穿过结冰的河面，消失在一片冬季草场中。亦风挥了一把冷汗：“好险！可惜他没有同伴援手，不然一定能拿下的。”

狼为了一顿食物真是在以命相搏啊。我叹口气，格林的确太孤单了，从獒场一个个被卖掉的藏獒朋友到无一肯接纳他的领地狗，格林始终孤身一狼。从无法援助他狩猎的我和亦风到始终不肯露面的狼族同伴，他是多么急切地需要伙伴和帮助。那么，他为什么不跟狼群走？狼群又为什么不帮他？他独自冲击牛群又到底是为什么？我感觉我越来越猜不透格林和狼群了。

刚一回到观测点，我们就发现有“访客”来过了：屋里全是狼爪印！背包、睡袋、帐篷以及很多东西上都留下狼检视过的痕迹。我们早上跟着格林匆忙离开，没有关窗户，此刻窗框和墙壁间都是狼翻进来的爪痕。小屋子外围的雪地上踩了一圈的狼爪印。我们仔细分辨了一下，至少有三匹狼的清晰足印，其余都因重复踩踏而无法看清了，到底有多少匹狼无法准确判定。最触目惊心的是有两行爪印竟然一直跟随在我和亦风的足迹之后，而我们却一点都没察觉，想起来都一身冷汗。也就是说我们和格林今天干了啥，狼群门儿清。

今天格林攻击牦牛的异常举动一直让我们不理解，难道他把这视为证明他胆识和勇气的“成狼礼”吗？格林咬伤那只小牛犊的时候也曾经回望狼山，似乎是期望同伴的协助，可那时我没往深里想。格林带我们一走，这些狼就来探营，两只跟踪我们，其余的来搜查屋子，就像事先策划好的一样。

“这帮狼也太不仗义了，丢下格林独自去对付牛群，把我们引开，抄后路查我们老底？！”亦风有些气愤。

“狼天生多疑。”我心里很纠结，努力去站在狼的立场上想问题，“有些时候不是我们愿望好就能获得对方理解的。送格林回狼群本来就不是人的正常行为，人和狼斗了千百年了，你要人家立刻接受你的友善怎么可能？总要一个了解的过程，现在大家都是在相互试探，应该多看到友善的一面。”

亦风哼了一声：“他们眼看着格林冲进牦牛群里，却不帮忙，这是友善的吗？格林还是个娃娃！”



“对狼来说，他已经不是娃娃了，只有人才会把大孩子捧在手心里惯着。我觉得冲牛群这个事也是格林对自己勇气的一种升华和考验，他要独立，这是迟早要面临的事。”我摸着大敞开的窗户，突然心情轻松起来，似乎触摸到了一点感觉，“你想想，这是在狼的领地里，昨晚我们可是开着窗户睡觉的，他们如果要对我们不利，昨晚就行动了，还用得着等到现在吗？这只是好奇和群体保护的探查，不能用人的仗义来解释的。我估计他们也想多看看我们的目的何在。如果我没猜错，或许他们早上是要帮助格林的，但是看见我们跟了格林去，他们就不方便出现了。而且他们一定也很纳闷为什么这只小狼老是要回到人的身边。”我想到这里，会心一笑：“话说回来，如果格林连独自穿越牛群的胆量都没有的话，在群体狩猎中也会拖狼群的后腿，狼群的生存是现实而严酷的，他们绝不允许参与行动的狼迟缓、怯阵、贪生怕死，或者离阵脱逃。如果格林没有勇气或者冲牛阵的时候有勇无谋进得去出不来的话，都不是一个理想的狩猎伙伴，那么即便是同类或者血亲也不可能接受一匹害群之狼。”

我这样一说，亦风顿时释然。“没想到上狼山入伙也不是容易的事，先口试，再面试，最后还要纳一份货真价实的投名状？！水泊梁山……够严密的啊！”他说完哈哈一笑，转身出门去，“咱也得调查调查他们，我去反侦察一下这群狼从哪儿来、到哪儿去！咱的儿子也不是可以轻易托付的！”

格林把昨夜剩下的死羊连皮带骨吃了个干净，回屋来趴在一个角落里睡大觉。这一天他太累了。

我慢慢收拾满屋狼藉——防潮垫和睡袋被扔在一边，充气床垫挪到了窗户正下方，而且已经漏完气了，我铺平皱巴巴的床垫一看，发现上面印满密密麻麻的大狼爪印，床垫中间有两个清晰的狼牙洞。我再仔细查看，窗沿上还有不少往下跳的狼爪印，而这些跳完床垫的爪印又乐颠颠地跑出门，绕回窗外，继续上窗往屋里蹦。我乐了，顿时想起格林第一次见到充气床垫时的新奇表现，这帮大狼和格林简直一个德行。狼们一定琢磨着，人可真会享受啊。我想象着大狼们在床垫上憨蹦乱跳的稀罕劲儿，傻蹦不过瘾，还要轮流爬上窗户花样跳床，这帮家伙挺会玩儿的啊！我隐约找回了当初藏獒们嬉戏狂闹的影子，心里升起一种温馨感。尽管狼是凶猛的掠食者，可他们的天性里仍旧有纯善稚趣的一面，一帮好奇贪玩的大小孩。中间那俩牙洞没准儿是哪匹蹦得忘乎所以的笨狼一嘴嗑漏了气，搞得大伙儿都没得玩了。



我为格林收集来的马蹄包被狼叼了出来，那些止血的粉末揉擦了一地，像是谁在上面打过滚似的。我想起扎西从前对我说过，野外的狼受伤了，就会寻找这种止血的马蹄包，揉擦在身上。如果扎西说的果然是真的，难道这次是狼群中某个成员受伤了来寻药吗？我最担心我们的口粮被洗劫，然而屋角箱子里的压缩饼干却一点没动，不知道是不合狼们的口味还是由于锡箔的包装有金属气息……我分析着满屋的有趣痕迹，感觉越了解狼就越不了解狼了。

收拾完屋子，我仔细修补着床垫，直到太阳落山，亦风才满脸疲惫地回来：“那些狼太狡诈了，弄乱了脚印，我一直跟到下面的冬季草场，绕了一大圈又回到起点上，要找他们比找天地会分舵还难。”我笑了，早知道是这种结果……

日落，大地渐渐被黑暗笼罩，只有白雪把地面衬出来一片白光。在白雪与黑暗的上方是夜空的蔚蓝。偶尔响起一串串的鞭炮和着犬吠从遥远的村落方向隐约传出。我和亦风恍惚想起今天是除夕了，这也是若尔盖草原最冷的时候。

小屋窗下，格林依偎在我们面前，头枕在我的膝盖上，我轻轻揉搓着他的耳根：“格林，你知道吗？你不属于藏獒，不属于领地狗，更不属于人类，你是狼——荒野里最自由最神奇的狼。”格林瑟瑟颤动着耳朵，深情地舔了一下我的手腕。

夜影婆娑，夜风泠泠……

午夜时分，格林慢慢起身，狼脊背滑过我的指尖，他默默地走出了小屋。

荒冷寂静中，当第一声狼嚎从窗外响起，我们的心顿时苍凉起来。格林今天的声音中蓄满了孤独与忧伤……他经历了其他狼所没有经历过的生命历程，却也没有经历很多狼应该经历的考验，他独自走到了今天。有人说狼拥有永远填补不满、感到无限空洞的灵魂，也或许，狼的一生都是生活在孤独中。极端的生存条件，铸就了他们钢铁般意志的同时，也塑造了一颗最孤独的心。于是，排解内心孤独成为狼的习俗和传统，于是狼常常对月哭泣。但格林不止是哭泣，今天的他有了更多的自信与自豪，披着月影为他罩上的苍银色战袍，他稳稳地站在雪面上，挺拔身躯，昂起头颅放声嚎叫，寂静的山野仿佛被嗥声撕开一道道闪电般的裂口，冰雪脆裂的声音滚过山谷。

聆听苍狼祭月，格林的声音纯正圆润，再没有胆怯的收声。他闭上眼睛物我两忘地呼唤着，狼族的声音讲述着他的寂寞、孤单和凄凉的身世，这流淌在他血液中的狼嚎比他度过的岁月和呼吸过的空气还要古老。

格林缓缓睁开眼睛等待一个时刻的到来。一点点的回音在遥远的草原消失，听力所及之处，没有任何声音，目力所及之处，没有一双关注的眼睛。

“狼群是不是走了？”亦风有些失望。

不远处一声洪亮的狼嚎猛然响起，与格林遥相呼应，声音亲近而友好。刹那间，我们像打了兴奋剂一样立即爬上了窗边。这珍贵的回音令格林更为兴奋，他调整好自己的歌喉，高亢地嚎叫着尝试和这位同伴交流。

“嗷——欧——”一声威严而不容置疑的嚎叫，中气十足，声音非常之近。

“这句我听过，这句我听过！”我猛摇亦风的肩膀，在他给收集的狼谷录音中曾经反复听到过这种音调，这是狼王接纳家族成员的声音。我像蒙中了一道考试题那样亢奋不已。一旦明了，格林立刻和这个声音接上了头，长声回应起来，我和亦风一把鼻涕一把泪地笑着。

狼王的呼啸之后，狼群便此起彼伏地回应起来，声音很近，就在附近的几座山上，远近几十公里内的狼都在这里集结了起来。狼王用家族独有的声音召唤着所有的家人，不同的家族唱着不同的声调，没有狼会拒绝加入群体的战歌，每年也会有新的成员来到不同的狼家庭，这是属于狼的时刻，狼族的勇士们纷纷聚集起来，为越冬准备食粮。

我和亦风裹着厚衣服走出小屋外，坐在冰天雪地中感受这一生仅有一次的不一样的除夕夜。

狼族的战歌不时在空野回荡，他们对格林回应的噪声再没有了昨夜的迟疑。格林也越唱越激昂，看着他的陶醉样，我们也不禁为之感染，抚着格林的背小声地学起来。亦风学了两声，似乎找到点感觉，索性壮着胆子，拢起嘴巴加入了这狼族的合唱团：“欧呜——嗷——”然而亦风的号声刚结束，狼们却统统闭嘴了，今天的狼群都近，把这里的声音

听得分明，好像合唱团中突然有人跑了调，有的狼“欧”音还没拖够就打嗝似的咽进了肚子里。

“我说错话了吗？”亦风心虚地捂上了嘴巴，格林偏头望着亦风，钢针般的瞳人中竟然透出温柔与感激。没想到亦风的声音还能起到清场的效果，我哧哧地贼笑着：“你别考验狼王的承受能力了，刚接受了一个格林，今天又来一个另类。要不，你也去纳一份投名状？”亦风捂紧了嘴巴偷笑起来。

狼王高贵的声音再次响起，似乎对刚才的“奇声怪调”深感困惑，格林舔舔亦风，骄傲地抬起头回答那声问话：“嗷——嗷——欧——”这个声音响彻四野，整个狼山微微震颤，一片片积雪从小屋上纷纷坠落。

少顷，狼族的嗥声重又恢弘乐章般地响起，声音越来越近，越来越密集，逐渐向狼山会聚。狼越是在恶劣的环境下越需要集体，这是对他们生死的考验，也是对生于斯、长于斯的荒原的眷恋。

格林回头望了一眼，他凝视月光虚幻的山上曾经的家园，心里涌动着生离死别之情。

终于，他从深深的雪中拔出一只前肢，迈出了离开人类的第一步……